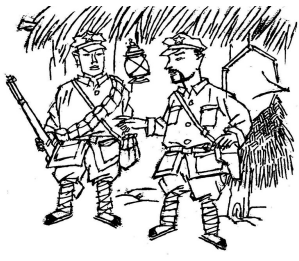


党费

根据王愿坚同名小说
柴建华编绘



1934年,主力红军北上抗日,留下我们这支小部队在山上坚持敌后斗争。



一天,支队魏政委命我下山,到八角坳和地方党组织联系。接头人是红军家属黄新,她的特征是左耳垂上有一颗黑痣。



天一黑,我就下山了,按政委的描述找到了联络的小屋。



我敲开了门,屋里坐着三个人在择菜。其中一个妇女的耳垂上有一颗黑痣,她就是黄新。



我说了接头的话,那两个人会心地笑笑,便悄悄地走了。是自己人。



黄新送两位同志出去,我仔细打量这间小屋,铺上睡着一个瘦小的妞儿,看得出主人的生活很艰难。



她回来关上门说:“同志,你不知道,跟党断了联系,就像断了线的风筝。”说着,黄新的泪落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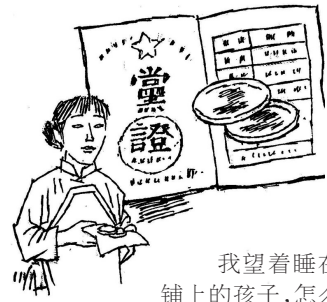
初次接头还顺利,传达完魏政委对地下活动的指示,我急着要赶回去。



黄新叫住我,掏出一个纸包,里面放着一张党证,还有两块银元。



“程同志,这是妞儿她爹出征前给我留下的。自从敌人‘围剿’后,我好几个月没交党费了,你快带给政委。”



我望着睡在铺上的孩子,怎么也不忍心收下。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,她说:“也对,眼下这情况缴党费,还是缴实用的东西。”



半个月后,我带着新的指示来到黄新家,只见她正忙着整理几缸腌菜。



就在他忙着时,妞儿拿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塞。“啪”的一声,妈妈打落了那根腌豆角。



我急忙推开门:“阿嫂,你这就不对了。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!别委屈了孩子!”



我抓了一把豆角,递给妞儿。妈妈看着妞儿说:“好孩子!这是留给山上叔叔的,让叔叔吃了多打白军。”

忽然,上次见到的那个妇女敲门说:“阿嫂,有人告密了,白军要来搜山上下来的同志。”



我一听有情况,拔腿就走。黄新拦住我:“走来不及了,你上小阁楼先藏一藏。”



她叮嘱我:“万一我有什么好歹,这孩子托你带上去,往后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。”



“把这些腌菜带上去,这是我们交的党费!还有我的党证和一块银元,另一块我买盐用了。”



我藏上阁楼后,白军冲了进来:“山上来的在哪儿?这腌菜是不是往山上送的?给我翻!”



一听白军要搜,黄新猛地奔到门口,大声喊:“程同志,往西跑啊!”



敌人往西追去了,剩下两个白军扭住了黄新。妞儿的哭声震动了我,我打算跳下去,不能让敌人把她抓走。



这时,黄新拉长了声音对妞儿喊道:“孩子——好好听妈妈的话啊!”



我顿时明白了,“妈妈”就是指党啊!我极力抑制住出去的冲动,眼泪滚滚而下。



晚上平静之后,我把妞儿放到一个篮子里,另一头放上腌菜,怀揣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元,踏着月色上山了。



见到魏政委后,他把妞儿搂在怀里,听我汇报。魏政委在本子上端正地写上: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交来党费……



他写不下去了,在黄新的名字下面,他再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。

(如地址不详,请作者主动与本报联系,以便支付稿酬。)